# 北京城之戀



西元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落幕，翌年英、法、美、意、日在巴黎召開巴黎和會，討論賠償問題，軍備縮減問題。這時在北京的楊韵卿和李貫中兩位女醫師創辦了森仁醫院，一時北京城爲之哄動，第二年，楊韵卿想辦一所護士學校並且擴充醫院設備，於是兩人分頭去找有名望的人士一同發起。楊韵卿請黎元洪、熊希齡、柏文蔚幫忙、李貫中則找江蘇督軍齊燮元，在事情將有頭緒時，忽然闖進了趙元任把整個計劃打岔了。

民國九年九月十八日，楊韵卿的朋友馮織文請她和李貫中及北京當時由日本回國的名醫吃飯，並且在宴席上介紹她的表弟趙元任，馮織文說她的表弟剛從美國回來，是哈佛大學的哲學博士，此刻在清華教書。趙元任手裡拿著一個照相機，對著人笑咪咪地不大說話。吃飯時，趙元任只說了幾次笑話，都不太精彩，可是總是笑咪咪的，李貫中也是如此。趙元任走了以後，她們討論了一大陣這位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

第二天早上，馮織文來到森仁醫院，一路喊著進來說：「我帶來一位生客來拜訪妳們！」，那時楊韵卿正在藥房配藥，也沒看見這位生客是誰，就隨嘴回答說：「請後面客廳坐吧，貫中在那兒呢，我配完藥就來。」配完了藥，她也跟著到後面客廳，仔細一看，織文躺在睡椅上，那位客人坐在旁邊，並不是生客，卻是昨晚的趙元任。趙元任是遠在九英里外的清華教書，可是隔天又和馮織文來森仁醫院，當時因爲醫務很忙，上午門診，下午往診，半夜接生，所以楊韵卿很少陪他聊天，總是馮織文和李貫中陪他談天吃糖炒栗子。趙元任一連來了四、五天，九月二十五日一大早又一個人自己來了說：「我以後不能常來了，請不要見怪。」當下楊韵卿心裡想：「你不來就不來，我們何必要怪你呢？」但是又覺得這個人天眞的一點習氣也沒有，於是回他說：「你住的那麼遠又教書，自然不能天天來，我們不會見怪的，你有空進城來時，請來玩玩好了。」

第二天，趙元任又來了，他走到院子裡，一不小心把一盆黃菊花給踢翻了，花盆也踢破了，急得自言自語的說：「說不來的，又來了。」惹得在一旁的楊韵卿和李貫中暗笑，楊韵卿心想他一定有目的，否則不會天天從那麼遠跑來。他來時總是李貫中和他談笑，李貫中認爲中國古小說中的大家閨秀都是多愁多病身，是美而雅的事，因此自從趙元任來以後，她就三兩天裝病，連小孩來種牛痘，她都不種。楊韵卿心想貫中既然對行醫沒有興趣，不如早嫁人還好些，所以就儘量拉攏李貫中和趙元任，自己設法避開，讓他們兩個人在一起。可是李貫中卻更加裝起病來，見客時總睡在床上，每天除了招待客人外很少出診和門診，因此大部份的醫務都落在楊韵卿身上。

九月二十七日森仁醫院創辦一週年，於是在醫院裡籌備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會，除了茶點外還請客人參觀醫院的設備，到的客人約有二百多人。趙元任因清華補假所以也來了，熊希齡太太只簡單說了幾句話，趙元任就忽然站在凳子上大演他的方言把戲，學著外國人說中國話的口音，引得客人哄堂大笑，接著又唱了一首歌——Annie Laurie。這一天的慶祝會後

，客人都認爲兩個女人私辦的醫院不錯，很多人提議擴充手術室，增加病房和X光線設備。於是楊韵卿和李貫中分頭設法進行，楊韵卿負責找黎元洪，李貫中去找江蘇督軍齊燮元。黎元洪滿口答應幫忙，可是李貫中卻老不動身到南京去找齊燮元。十月初趙元任興沖沖地跑到醫院來說：「這下可好了，以後我更有時間待在城裡了，因爲講學社請了英國大哲學家羅素來中國講學，請我做翻譯。」

第二天早上他又來了，穿了一套新衣服。

「今天怎麼這樣漂亮啊？」楊韵卿笑著問

「我今天要到南方去接羅素，這一套衣服是跟人家借的。」趙元任回答說。

楊韵卿爲了拉攏趙元任和李貫中，於是慫恿貫中說：「貫中，妳不是也要到南方去嗎？爲何不一同去呢？」

趙元任聽了不置可否地說：「我是坐京漢車先到漢口，從漢口再坐江輪到上海，接了羅素先到長沙演講，以後再回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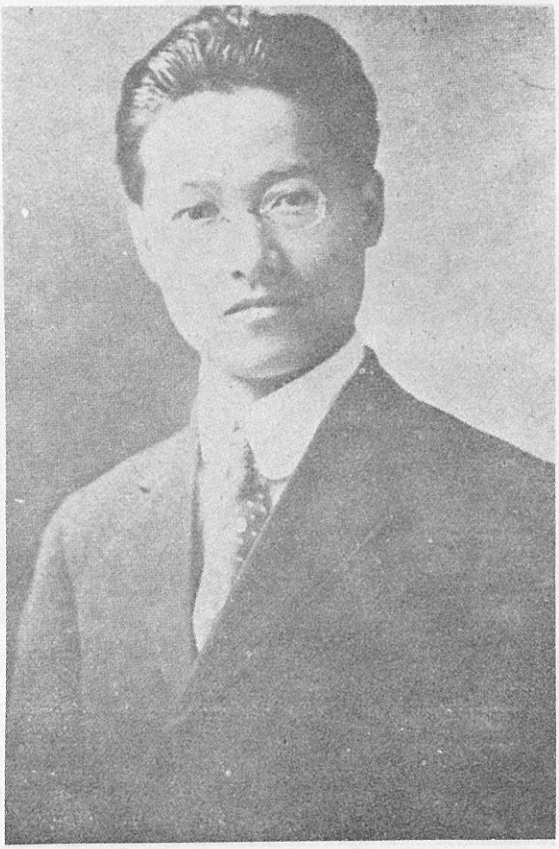
「坐長江輪船！那更好玩。貫中，妳就跟趙先生一齊動身南下，順便找齊燮元談談關於擴充醫院的事。」楊韵卿仍積極地鼓勵李貫中。

李貫中對楊韵卿翻了個白眼，楊韵卿也就不說了。

趙元任走後，有時寄來一張明信片，有時是一張風景小照，收信人總是寫楊韵卿和李貫中，因此李貫中常埋怨說：「這位小器先生，也不肯花兩張郵票，各寄一張給我們。」

不到一個月，趙元任又從南邊回到北京，住在玉府井大街大陸飯店裡，天天不是來醫院就是打電話來，每次打電話來時，和楊韵卿說話的時間總比和李貫中說的要長，楊韵卿還以爲是自己愛說話而已。

有一回，李貫中傷風躺在床上，



▲年青時的趙元任

趙元任來醫院看見了說：「這樣睡下了不舒服，用個靠背椅好了。」於是出去買了一個穿籐靠背椅來，從此李貫中有好幾天沒有離開這個椅子。楊韵卿心想這位趙先生眞週到，他和李貫中的事有點眉目了，於是更遠離他們避免介入，除了吃飯總不到後廳去。十一月八日，李貫中突然說她要到南方去找齊燮元談擴充醫院的計劃。

「我明早來送行。」趙元任聽見李貫中要出門，馬上說。

「那當然的了。」楊韵卿接着嘴說。

第二天早上，楊韵卿和趙元任送李貫中上車，並且在車邊替李貫中照了一個單人像。

車緩緩離站後，楊韵卿和趙元任走出車站，楊韵卿心想各自搭車回去了，一個回醫院，一個回清華。

「我們倆走路回醫院好嗎？」趙元任卻開口這樣建議。

楊韵卿心想這大概是留學生學來的洋派，也無所謂，兩個人就一面走，一面閒談回到醫院。

「你以後還到醫院來嗎？」楊韵卿心想李貫中已走了，以後趙元任大概不會來了，所以就這樣問他。

趙元任只是笑笑卻不答話。

到了開診時，楊韵卿到前面去看病人，趙元任還一個人留在客廳裡，楊韵卿看完病人，心想貫中不在這兒應該由自己抽空陪陪他，於是兩人又坐下閒談。到了吃午飯，看他不走，就留他吃飯。

「今天沒有特別預備菜，我叫厨子去買羊肉來汆火鍋吃吧。」楊韵卿看著趙元任。

「那好極了！」趙元任高興地回



▲年青時的楊韵卿

答。

吃過午飯，楊韵卿照例要出診。

「今天妳有沒有空去聽羅素演講」趙元任問

「看情形而定，若是出診不多或無接生的話，我就去聽聽。」

「那我在這兒等你一同去好吧？」

「也好。」楊韵卿提着出診包走了出去。

因爲當天病人不多，吃過晚飯兩人就一齊去聽演講，完了以後趙元任送她回醫院，還坐下來不走，於是她一邊縫衣一邊和趙元任閒談，直到十二點他還沒有走的意思。整晚他又不多說話，三個鐘頭之內差不多都是楊韵卿在說話，說得口都乾了。

「我可睏了，明早還要看病人呢。」楊韵卿不好意思地說

「誠如古人說的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今天我覺得談的很有意思。」趙元任站起來笑著對楊韵卿說。

楊韵卿心想這個人眞會捧人，難怪李貫中一天到晚和他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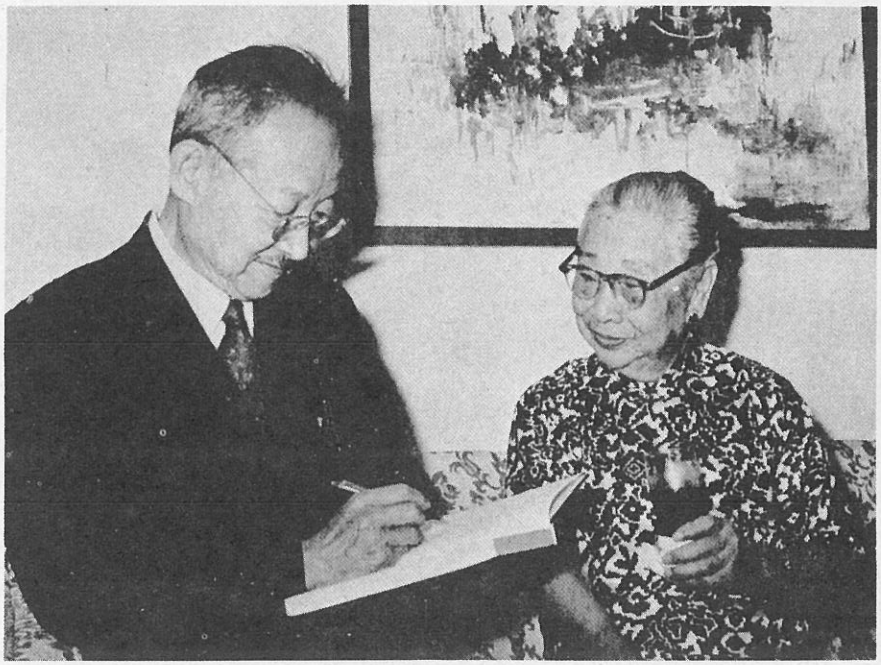
隔天早上他又來了，進門向楊韵卿要一張紅紙，說要包點錢送給一位要結婚的朋友，說了幾句話就走了，下午又打電話來。翌日一大早又急急忙忙地跑來問：「妳想我該不該辭去清華教書的工作，搬進城來和羅素一同住，免得一天之內兩頭跑來跑去。」楊韵卿感到很納悶，爲何趙元任同自己商量這件事呢？

過了幾天趙元任搬進城來和羅素同住在遂安伯胡同二號；然後打電話給楊韵卿說這是裝好以後打出去的第一通電話。從此以後，差不多每天早上一次電話，下午或晚上總是跑來醫院一趟，有時在醫院吃飯，有時晚上到十二點才走。他來的那麼勤，因此一坐上黃包車，一句話也不用講，車夫劉順就馬上把他拉到醫院來。

有一次兩人吃過飯後談話，竟忘了替羅素翻譯的事，待想起趕到講堂時，羅素一個人站在台上呆看著，也不能說，滿堂聽衆坐著等，當他們兩人走進去時，全體哄堂大笑，羅素低聲地對趙元任說：Bad man！Bad man！

有時趙元任把電話放在鋼琴上，然後彈奏曲子經由電話傳給楊韵卿聽，這樣過了三個多星期，楊韵卿感覺到兩人之間似乎有點什麼似的。

李貫中在南京辦事情是住在楊韵卿家裡，來信總問起趙元任來不來醫院？楊韵卿回信告訴她，趙元任天天來，有時一天來兩次，有時坐的很久。李貫中看了信以後，事情未辦好就



▶現在的趙元任與楊韵卿

急著要回北京，她來信告訴楊韵卿說她預定十二月二日抵達北京。楊韵卿立刻約好趙元任到車站去接她，不巧竟沒碰著面，李貫中疑心趙元任和楊韵卿沒去接她，二人反而到別處去了。因此當楊韵卿和趙元任回到醫院時，李貫中一句話也不說，只半眞半假地咳嗽，咳了半天故意把自己的嘴唇咬破，說她吐血了，然後把趙元任叫到睡房裡，大罵楊韵卿說她以前訂過婚的，現在有時還和老表往來，別的朋友也多，一天到晚男女不分的往來。

楊韵卿氣極了，趙元任什麼話也沒說就回去了。

過了幾天，李貫中寫了一封信給趙元任，趙元任回了一封長信，給她以前，先給楊韵卿看，楊韵卿說她那個人是不會懂的，趙元任不相信，於是把信當面，交給李貫中，果然她不懂涵義。

「信的意思是我的目的不在此而在彼。」趙元任只得當面向李貫中解釋。可是李貫中還不明白。

「妳安知妳的仇人不是我的愛人？」趙元任只好坦白的對李貫中說明。

「原來是我弄錯了！」李貫中終於明白了。

一天半夜裡，李貫中忽然打發護士叫楊韵卿給她止血藥吃，以此來嚇楊韵卿，楊韵卿知道她是胡鬧，於是配了一點不相干的藥給她吃。不到一個鐘頭李貫中就大聲嚷說楊韵卿下了毒藥，楊韵卿無法只得請求當時中央防疫處長嚴智鍾和衞生署長金寶善，他們知道李貫中的異常，於是決定把她送到湯山療養院去。她去了湯山才兩天，就叫楊韵卿和趙元任兩個人去湯山，說她不願意和解，要給楊韵卿兩條路選擇，第一條和趙元任斷絕往來，第二條若不照行她立刻停辦醫院，人家問起來就說是楊韵卿鬧關的。

楊韵卿回答說：「妳不向我提條件，我還可以想想，妳用手段來逼我，我取第二條！」

事後，趙元任約楊韵卿早上七點在中央公園西山坡上相會。楊韵卿到了西山坡時，他已經在山頂上了。

「楊大夫，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我很佩服你待朋友那麼好，不過不能老讓她那麼誤會著，也許像妳說的，我應該離開妳們。可是，爲什麼只爲了她的緣故就非得離——」趙元任說了半句停了下來。

他們兩人在中央公園裡走來走去，走到「公理戰勝」的牌樓底下停下來。

「趙先生，你還是不要再來看我們吧！我想這樣子對你最好，對我們也最好。」楊韵卿說完轉身慢慢的走開。

「韵卿！」趙元任第一次叫她名字。

楊韵卿回過頭來，發覺趙元任還站在牌樓下。

「韵卿！難道咱們就這樣算了嗎？」

突然間她有一種異樣感覺，覺得奇怪爲什麼一切事情都來的那麼自然似的。

「韵卿！我不能——」趙元任又慢慢地對著她走過來。

他們走過今雨軒，穿過松林，走格言亭底下，經過社稷壇，到了公園門口，一直到遊人漸漸多起來，才提醒他們這中央公園不光是屬於「他們」的，楊韵卿才想起來還有一醫院的病人在等著她呢。